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山水相依

谭谈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山水相依

谭 谈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山水相依 / 谭谈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7. 5

(乡愁文丛 / 王剑冰主编)

ISBN 978-7-5347-9214-4

I. ①山… II. ①谭…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72851 号

乡愁文丛

王剑冰 主编

山水相依

谭 谈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策 划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张 琰

责任校对 毛 路 李婧慧 张迎娟

装帧设计 王莉娟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144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 201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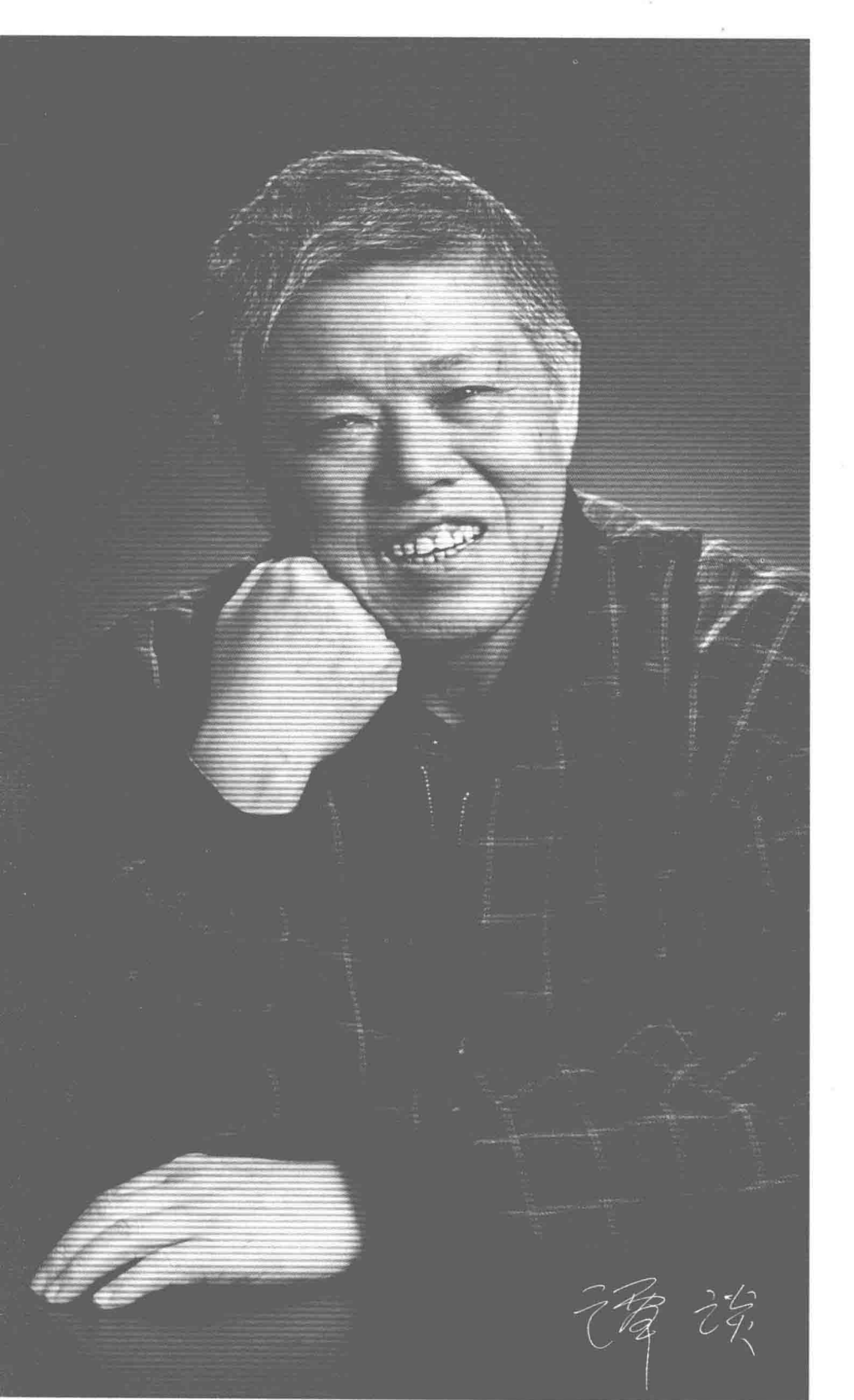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谭谈

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

——“乡愁文丛”总序

王剑冰

我们强调保护中国的传统文化，而传统文化当中就有乡愁。乡愁是中国人热爱家乡、牵念故里的独特情结，是一种美好自然的文化观念。社会越是变化、越是浮躁，这种情结就越显珍贵。乡愁也是一种寻根意识，记住乡愁，记住美好的童年，记住美好的向往，也便是铭记我们的根本。

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乡的一片叶子，这片叶子无论飘落多远，都无法摆脱大树对于叶子的意义。一个人的身上总有着故乡的脉络，流着故乡的血，带着永远不可改变的DNA。一个个的人也可以说是一个个村子的化身，他们走出去，分散得到处都是，却不会把村子走失。

说起乡愁，那是一种与生俱在的情怀，住在心中的故乡常常鲜活在那里。故乡是安放你的灵魂、温暖你的寂冷的地

方，是接纳你的疲惫、抚慰你的忧伤的地方。翻开一页页被繁忙弄乱的过往，记忆中的余香总在儿时的故乡。那里有我们最亲密的玩伴、最爱吃的食物、最漂亮的衣衫、最天真的憧憬。而芬芳入梦的，多是亲人亲切的面容与温馨的相聚场面。那些亲人或已故去，或还在乡里。现在多数人对故乡的感觉同对年节的感觉一样，那种热闹团圆、香气弥漫的味道是乡情中最重要的部分。“每逢佳节倍思亲”，所以归乡最多的时刻是年节，带着满满的怀想、满满的辛苦，万水千山相携于途，构成最为壮阔的乡愁景观。古往今来，人们因为各种缘由漂泊在外，但总是要找机会赶回故里。金圣叹曾列举“不亦快哉”之事，其一即是“久客得归，望见郭门，两岸童妇，皆作故乡之声”。然而他们的欢喜中又带着那种“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复杂心理。漫长的时光已然流逝，乡愁的话题始终没有停息，情怀早已渗透于诗歌典章，直至后来，还有余光中、三毛、席慕蓉不约而同地同题《乡愁》。

诚然，远在故乡之外的游子，生发的多为眷念之情，即使老杜有“漫卷诗书喜欲狂”“便下襄阳向洛阳”的返乡之举，回到家乡也还是要再出去，因“莼鲈之思”而辞官归返的张季鹰毕竟是少数。还有，余光中的《乡愁》或代表了一些人对于故乡的认知，那就是故乡即是母亲（或双亲）的代名，对

于故乡的怀念即是对于母亲的怀念，回故乡即是为了看母亲，母亲不在了，故乡的概念便模糊起来。随着生活的变化，有人也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回乡的矛盾，记忆与现实发生了冲突，那种期待值与仪式感渐渐折损，许多美好已然变成了永久的追忆。所以有人会说：“我是真的爱家乡，不过爱的可能是记忆里的家乡。”确实，没有一成不变的事物，这是时间所带来的不可逆转的事实。然而不可逆转的还有那份强烈的牵绊，永恒的顾念并未因此而中辍，情感的执拗还是同那些疏离与怨怼扯断了关联。生生不息地以文字表达出来的乡愁，也成为中国文学中一个特有的传统。

作家们大都已离开生养自己的故土，但我们却能看出那种深深的乡愁情结，这其中有写生养自己的故乡的，也有写生活过的第二、第三故乡的，还有赞美如故知的他乡的。文丛中，地域山水皆有代表，民俗风情各具特色，多方位地展现出人与历史、人与环境的关系，彰显对亲人故土的真挚情怀以及对世态人生的深切感慨，给我们带来亲近，带来回味，带来启迪，让我们感受到温馨而深挚、苍郁而辽阔的文字力量。

我们说，在意乡俗年节，提倡尊崇温情，爱护碧水蓝天，留住美好记忆，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内容之一，也是复兴民族文化的核心之一。这样会把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保护和建设

得愈加贴近期待与理想，也会使我们愈加容易找得到灵魂家园、记得住美丽乡愁。大象出版社倾心打造这样一套阵容壮观的“乡愁文丛”，就是带有这样的初衷。该文丛是具有欣赏性、研究性、珍藏性的文学工程，也是一种文化的记忆与期望。“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年。”随着时间的挥手远去，这种记忆与期望会愈加显现出它的意义。

2017年初春

目 录

001	老家
006	故乡绿了
010	山乡渔火
015	江水清清
020	故乡那座城
026	揽月古道
031	故乡有条迷人的江
035	遗憾
038	风香亭
042	佘田桥的豆腐
045	神灵
049	故乡的路
053	醉卧故乡月
056	年轻的城
062	太阳城
071	地下城
077	拥有一片故土
079	父亲
083	妈妈

- 085 圆梦
- 088 贺卡
- 090 祭花
- 093 吃酒
- 096 朋友
- 099 呷茶饭，过日子
- 102 外婆路
- 105 书法家与农民
- 108 缝纫机的歌声
- 110 庭院里的树
- 112 金竹山米酒
- 115 不老的青山
- 118 毛泽东的乡亲
- 122 永远的老师
- 125 美人酒
- 128 一路乡音出阳关
- 138 走街串巷寻乡音
- 141 新年迎百友
- 143 回家
- 153 白果岭
- 156 梨花寨的笑声
- 160 远山那颗星
- 165 巫水放歌
- 171 那片多彩的土地
- 178 白马湖

181	唱给湘西
187	山水相依
190	鹅羊池
193	心在那边山水间
197	金银花开
200	柚子熟了
203	献给母亲的爱
222	后记

老家

老家，一个沉甸甸的感叹号，常常敲击着我的心扉！

少小离家，闯荡天下，不觉几十年过去了。一眨眼，我已五十又二了。人之将老，怀念老家之情尤烈。半年多以前，当组织上支持我下基层深入生活的时候，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娄底。为什么？那里是我的老家。

涟源是我的老家，娄底是我的老家。但那都是广义上的，我实实在在的老家，是涟源中部那座石头山下的小村子。那里，山不清，水不秀，可曰不毛之地。山上，满都是形态不美的岩石。自然，这样的地方无法长出树来，连草也长不高。山不清，水当然就不秀了。山上也有一条沟，那是下暴雨的时候山洪冲出来的，平日里不可能有潺潺流水。可是，这座山却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花山岭。这个名字里，寄托着我们的祖先一个多么美好的愿望啊！

有语道：子不嫌母丑。我是从这片土地上来到人世的，就是这座山，就是这片土，养育了我。不管我如今走到了什么地方，住在什么大都市，生活在什么美好的环境里，这里都有一根无形的线，牢牢地拴着我的心。年纪愈大，这根线就愈紧，念故土、思老家之情就愈深愈烈。

一个冬日，我又一次回到了这座石山下面。天近黄昏，苍苍暮色里，我远远地看到一幢近几年来被拆得七零八落的老屋，不屈地、顽强地耸立在一座比它更为古老的石山下面。它的对面，一条新修的简易公路，盖住了、取代留下我孩提时代多少欢乐的青石板路。公路两侧，一幢一幢新修的红砖楼房排队一样地拉成了一条小街。它们都是石山下面那老屋里迁出来的，是老屋的后代，是老屋的子孙。改革开放以来，这些老屋里的子民们通过种种途径聚集了一点钱财。手里有了一点钱，他们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盖一幢像样一点的屋。他们瞄准了对门那条公路，屋挨着公路，出门方便，财路也多。这些年，民间不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吗？要想富，修公路！于是，他们决心从石山下面这幢居住了几代人的老屋里搬出来，到公路边盖一幢新屋。有些人家，聚集的钱财还不够，需要拆掉老屋，把老屋上一些可用的材料补充进来，才能盖成新屋。一年一年，公路旁边的新屋多起来了，而老屋呢，却被东一处西一处地拆去了。

一幢十分完整的老屋变得七零八落了。老屋，彻底地衰败了。

我在那条建满了新屋的公路边下了车。对面，就是那座有一个美丽的名字的石山。石山下面，则是接我来到人世间的这幢老屋。老屋与公路之间，隔着一片田垄。暮色更浓了。沉沉暮色下，它在这片新的红砖楼房面前显得十分十分的矮小。然而，在我的面前——不，是在我的心里，却透出一种无比崇高的威严和不屈。顷刻间，一种不无几分悲壮意味的热辣辣的情感滚动在我的胸中……

这幢老屋，还是我的太祖率领他的六个儿子，也就是我曾祖

的六兄弟建的。每个儿子建两个厅堂，十六间房子，另加若干的杂屋，诸如猪栏、牛栏之类，组成一个单元。总共有六个单元，十几个厅堂，一两百间房子。而每个单元之间，都有走廊连接。下雨的时候，从西边这个单元走到东边那个单元，有半里多路远，却不要踩湿脚。屋子中间，还有一眼塘。一股泉水从后山流入这眼塘里，再从这眼塘里流进屋子前面的田垄里。妈妈和我的一些远远近近的婶婶们，就在这眼塘里洗衣服、洗猪菜。劳作中，她们相互诉说家长里短，亲亲密密。欢声笑语，常常塞满这眼屋中的水塘……家家户户都在这里洗衣、洗菜，塘里的水很肥，鱼长得飞快，小鱼、小虾也特多。农事闲下来的时候，就有大人用小罾到这塘里来沉鱼崽子。好多好多的细伢子（小孩子）就围着观看，我也常常是这些细伢子中间的一个。当大人用特制的铁钩钩住浮在水面上的小木板，开始往上提小罾时，我们的心也被提起来了。小罾快出水面时，所有围观的细伢子的小眼睛都瞪得圆圆的。只见罾的四角出水面了，被网住的鱼崽子在中间挣扎，弹得水花四溅，我们便跳跃欢呼起来。鱼崽子捞上来以后，倒进一个木盆里，我们就蹲在木盆边，看那在水中慌慌张张窜动的小鱼崽子，一、二、三、四地数，数也数不清……有一天晚上，我们家里杀了一只鸡，妈妈把鸡肠子、鸡食袋留了下来，放进一个竹制的捞鱼崽子的贯里，然后把贯放在塘里。半夜里，妈妈起来起贯，我也跟着来了。贯起出水面时，只听到里面叭叭的响动。回到家里亮起灯一看，好家伙，几十条肥肥的、或圆或扁的鱼崽子，足有半斤重……一逢过年，我们这些细伢子们，就挨家挨户去拜年，回来的时候，衣袋子里塞满喷香的落花生、沁甜的红薯皮……老屋呀，你给我的

童年——不，你给我的人生，留下了多少的欢乐啊！

如今，老屋被它养育的后人们冷落了。他们离开了老屋，在热热闹闹的公路边建起了新屋。老屋十分地宽容，为晚辈们新生活的美好而欣慰，当然，也不无对自己兴旺岁月的依恋，把一种说不清楚的惆怅和不屈深深地埋在心里。我想，也许我的后辈们在他们的新屋里有新的欢乐。但是，老屋里，或者说大屋里，这种代代之间的、这房人与那房人之间的亲情，这种大家庭中特有的温馨，恐怕是永远寻找不到、享受不到了。有语道，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一幢老屋，不可能十数代人、数十代人地居住下去，总有被弃失、拆除的一天。新的一代人，抵挡不住外面那个精彩的世界的诱惑，要去寻找新的生活。他们要告别这里，要去闯荡天下，要到更广阔的天地去创造自己的人生，要按照自己的志趣去生活。追求新的，自然就会放弃一些旧的。有些东西，只有当它失去以后，才觉出它的珍贵，但再珍贵也得失去。这种失去是沉重的。也许，历史就是在这种沉重中向前挪动了一步。

我在老屋待了两天。我住在老屋里。对我来说，新屋再舒适，也没有老屋亲切。活动在新屋、老屋里的一个个身影，多是我的后辈。对他们，我是十分十分陌生的。我十三四岁就离开了这里，这些年来，我虽然间或回来一两次，但多是待几十分钟、半个小时就走，对我的同辈，也有许多不敢认了。只有对我的长辈，我都认得，哪怕他变得再老。当年，我是仰着头看他们的，刻在心里的印象太深了。夜幕降临了，新屋、老屋的电灯都亮了。好多年以前，老家就告别了桐油灯、煤油灯时代，家家户户亮起了电灯。当年那要当半年粮的红薯，也在改革开放的年月里，从人吃的饭

锅里移到猪吃的泔锅里了。农家的生活在实实在在地变化着。

我在八十高龄的父亲引导下，连夜走访了几家亲房，多是我的长辈。他们都是乡村教师，或在外地，或在本地的山村小学、中学任教几十年，经过他们的教育踏进大学殿堂的，然后成了大器、做了大事的人，数不胜数。而他们，却最终回到了这里这个风景并不秀丽的山村，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很是满足。交谈起来，他们总是谈自己的学生如何有出息，总是谈这家屋里的晚辈们如何为父辈争气。某某考上了名牌大学，某某则到某国留学去了，某某又……说起这些来，老人们一个个眉飞色舞，如数家珍。我突然觉得，这些可爱的老人，也是老屋，一幢精神的老屋！

老屋，在一点一点地被拆除。或许在不久的日子里，它就会在一片新屋的包围中离开这个世界。但，一幢无形的老屋，会在它养育的子民们的心里长久长久地耸立着，永远也不会拆除。老屋啊，你是有灵魂的。这个灵魂，就是一个家族的精神——不，一个民族的精神！

在几位长辈家里坐了坐后，已是深夜十点多。我和老父回自己家来。路上，一贯关心时局的父亲突然问我：“九七，香港能顺利回归吗？”

“会的。”我十分肯定地回答，“回家嘛，谁也挡不住！”

是啊，祖国，是我们所有中国人的老家！老家，你使我精神变得富有！祖国，你使所有中国人的精神变得富有！

（原载 1997 年 2 月 26 日《人民日报》）

故乡绿了

晚霞亮得像金子一样的时候，我来到了云峰山脚下。

啊，故乡，我又回到你身边了！

下了汽车，我站在公路边上，抬头望着前面这座山，望着那山间的石板路。山，又绿了！一叠叠、一层层的梯田上，整整齐齐排列着一垄垄茶树丛。茶树丛枝头上涌动着一层新绿。温柔的春风，送来烘房里一阵阵新茶的芳香。山间，青石板路叠级而上。一块块石板，被世代山里人的脚板踩得光滑光滑。一队队采茶姑娘，挑着新采的上好的头茶，沿着石板道欢快地归来了。这山，这茶，这人，这路，故乡的一切都震撼着我的心！五年前那次归乡探亲的情景又在心间骚扰开了……

“是菊生吧？”

我正想着，身后有人唤。我忙转过身来，一张端庄的脸庞出现在面前。我一怔，连忙喊道：“茶花嫂！”

“真是你！回来看看老父亲？”

“一半是。”

“那另一半呢？”

“看看老乡亲！也看看你——茶花嫂！”

她笑了，一串哈哈飞出好远好远。